

自以爲了不起的人

自以爲了不起的人

——在圖列涅沃一週——

安娜·米海洛芙娜姑姑總是在自己的臉盆架底下，放一盤子麪包渣泡牛奶，好叫老鼠們不去吃肥皂；而且，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，姑姑都不准把捕鼠機放進宅子裏來；一提到老鼠，她就說：

「那究竟也是一條性命，你們只管把它圈弄進捕鼠機去，可也得想想那機子怎樣往它肚子上突然一打呀。」

姑姑的臥室裏邊，除了臉盆架以外，牆角上還陳設着幾個小櫃子——有一個櫃子上，放着一個錶座，座子上是曾祖遺留下來的錶——床頭掛着一條壁毯，上邊畫着兩隻包爾左意獵狗，床頭小桌上，擺着一個小圓盒子，裝得滿滿的香煙。

姑姑吸的是一種又賤又辣的煙草，她認為這種煙草並無損於健康。她總愛走到外邊走廊上，點起一枝香煙，凝視着池塘外邊那些灰茫茫的白楊樹，和盤旋在村子上空的藍煙。

出了她臥室的門，是一條寬闊而低矮的通道，早年間，僕人們的住室，一向就在那裏；通道的盡頭，有一座螺旋式的樓梯，通到樓上九間屋子，那是從前房主家庭住過的；如今再也沒有人上去了，會客室裏當年蒙過天鵝絨的牆上的那些木料細格子花，每間屋子裏那些大得像地洞的壁爐，書房裏那些高高的書架，牆角上堆疊起來的那些桌子椅子——樣樣都罩着厚厚一層灰塵，因為所有這些間屋子裏，地上都堆滿了兩尺來厚的麥子，那裏就成了老鼠們的天下。

有時候，夜間會聽見房樑叫麥子的份量給壓得嘎嘎的響，於是，姑姑就穿着襯裙，頭髮在頭頂上盤着一個圓疙疸，點上一枝蠟燭，起來查看是哪一根房樑發的裂聲。

可是，這座房子裏的各種聲音，大家都聽得習慣了。那個又老又病的管家留留式卡，

在廚房裏一聽見有聲音，就只有昏昏地在自己胸前劃十字，認爲那一定是女主人的會祖皮阿特。彼特洛維契的鬼魂，又在房子裏到處重步子走動呢——這位老人，像上把他畫得是撐着兩架三角拐杖，穿着一件顏色鮮明的晨衣，兩道眼眉在鼻樑子上頭連成了一字——整個看上去，他就活像一隻猛禽。

秋天，每到夜半，趟着沒到膝蓋的麥子，在這座房子裏到處大步子走動的，大概不只是這一個皮阿特。彼特洛維契的鬼魂，滿臉愁容看着這座當年生氣勃勃，而如今滿目荒涼的圖列涅沃莊宅的，還有許多鬼魂呢；可惜要嚇唬的人一個也不賸了，可以去訴訴苦的人，也一個也沒有了。……

所有的人全都死了去了，而且把他們的快樂，財富，和未曾實現的美夢，也都隨帶到冰冷的土裏去了，只留下他們最後的一個人，安娜·米海洛芙娜姑姑，這個寂寞的老人家孤零零一個人住在這座空曠的圖列涅沃大莊宅裏。每到黃昏，她總要走出去，佇望，看着迷霧從伏爾加河對岸的水草地上升起，看着它慢慢瀾瀾過來，罩住花園，罩住豎着圓柱子的涼亭，罩住鞦韆上垂着的一點繩子，一直看到迷霧漫罩住門廊。

姑姑每夜都要散步，都是順着那條老路走，雙手插在筆直的灰色短外衣口袋裏。香

煙滅了，也不再點，就那麼啣着。總要走到天黑得看不見樹木——那才是回去上床的時候。

姑姑這才回到臥室，給老鼠剝好了麪包，做完禱告，然後上床；她不會立刻就睡着的，總要躺上很長的時間，想着過去——早已去世的那些親愛人們的面孔，都在她眼前出現，要不然，不是想她自己當天所犯的罪過，就是想她唯一的姪子，那個不幸的尼考魯式卡，惦念着不知道他現在正做着什麼。再不然，她就躺在那裏苦心積慮地思索着怎樣才能還清賬目。從她的少女時代起，她的主要職務，就是怎樣想法子叫收支相抵這一件事。

那一天晚上，安娜·米海洛芙娜剛要上床，就聽見馬車鈴鐺的聲音響過來，姑姑聽了聽。

「會是誰這麼晚來呢？不能是阿夫里干·伊里契吧？那麼，這可又會是誰呢？」
安娜·米海洛芙娜趕快穿上一條舊裙子（她只賸這一條了，因為每到禮拜天，誰需要什麼就都找姑姑來要，而且，村子裏的婦女們，在頭一個禮拜，老早就計劃好了來要她哪一件較好的裙子的），就走到廚房去，可是出乎她意料的是，她發現沒有一點特別工

作而住在她家裏的那些女孩子們，竟一個也不見；卻有一個圓肩膀的高大男人，穿着一件棕色的旅行長外衣，已經進了門口。他走進來，動手揮拂身上的塵土；伏爾加流域一帶，塵土又多又厚，所以每逢有個旅行者一到，你簡直說不出他是個黑人，或者竟是個魔鬼。

等到那個人把臉擦乾淨，再一看，原來他真的就是阿夫里干。伊里契，他的皮膚天生就是深棕色。他彎下腰去吻姑姑的手，用暢快的調子說：

「我來啦，你老人家。」

安娜·米海洛芙娜吻過他頭髮剪得短短的圓腦袋。阿夫里干·伊里契對於自己的圓頭一向十分自傲；「嘿，看我這才算是個腦袋呢，絕不是如今一般青年們的那種腦袋，」他總是這樣說。姑姑生怕對於旅途勞頓的一個男人，太表示愉快，並不妥當，因此僅僅對他說：

「你回來好極了，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，我們一會兒就可以把茶爐準備好。我用的這羣女孩子，可真討厭，她們夜裏總是到處跑的。」

「茶爐，這主意不壞，」阿夫里干·伊里契發着沙啞的聲音說；他走進飯廳，用滿意

的眼光，看看那形狀像一隻諾亞方舟的罕見的食品櫥，看看牆上那些睡伏着的蒼蠅，又看看窗台上一玻璃杯子暖甜酒[●]。所有的東西，都還照舊是原來的樣子。

姑姑端進幾盤子吃食來，又把碗櫥開了又關關了又開，一籌莫展地忙亂，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直忙到阿夫里干·伊里契向她喊：

「坐下吧，你老人家！叫廚房裏那四個糊塗女孩子閒得沒事坐着，你自己可又這麼亂忙。……」

姑姑立刻坐下，臉上帶着甜蜜的笑容，於是她那滿了線紋的鴨蛋臉上，更添上慈祥的神色。

「我有個消息，」阿夫里干·伊里契說。「等我一吃完飯，馬上就告訴你。」

他把杯子裏的沃特卡[●]，往他拳起的手掌心裏倒出半杯，用兩隻手在一條飯巾上抹擦，把飯巾擦得黑得像煤煙，然後把贖下的那半杯酒喝下去，咳嗽咳嗽嗓子，咬了一個

● kvass。——譯者。

● vodka。——譯者。

醃菌子。姑姑的菌子做得真好極啦。

「什麼消息？」姑姑問。「是有關尼考魯式卡的嗎？」

可是，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，開口告訴她的，卻是他剛在報紙讀到的一段有趣的故事，他一邊吃喝，一邊講話，把句子拉得長極啦，姑姑就耐住性子，一邊釘住他的眼睛聽，一邊出神地微笑，納悶他帶來的消息，究竟是關於誰的。等到阿夫里干·伊里契說完了這段故事，接着又描寫起梅列克斯省議會的情形來，說他們那裏喝了有多少酒，姑姑這才忍不住，就小心翼翼地問：

「我的朋友，你答應告訴我的消息，要什麼時候才說呢？」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狠狠一皺眉。

「明天尼考來和娜斯妲西雅就要到。這就是要告訴你的消息。」

「基督救世主啊！」姑姑在胸前劃了個十字。

「他們不願意跟我一同坐馬車來。他們坐火車來，頭等。我們得派一輛馬車去接接他們。……」

「他們怎麼就會同意的呢？」姑姑喊出來。「我無論寫過多少次信去，他們從來就

不肯回來的呀。」

「不肯回來嗎？」阿夫里干·伊里契從鼻子裏發着笑聲，又斟滿一杯酒。「不肯回來嗎？他們倒是不肯餓死啊！娜斯姐西雅把所有珠寶全典押出去，可是半個月的功夫，就又整個都給輸光了，同時呢，尼考魯式卡也成天消磨在酒巴間裏去喝香檳。他們已經把一切都揮霍乾淨，連根線都不賸了！」

「你是用什麼法子把他們說活動的呢，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？」

「那極簡單——由我給他們買好火車票，你老人家。他們現錢只賸下了二十五個盧布，多一個也沒有，而且各方面都欠得是債，旅館，裁縫店，還有飯館子。（姑姑開始時時在胸前劃十字。）我告訴他們，只要他們一上去上火車，旅館的欠賬就由我接過來解決。他們辯駁說，他們回來會給你添麻煩，而且，他們沒有結婚，那恐怕也不合適，還有等等的话。我對尼考來說：你這個糊塗蟲，姑姑給你寫過的信，够有一百次啦，每次都對你說，如果娜斯姐西雅真愛你，而且肯改正以前那種生活的話，姑姑就拿她當自己的女兒，也承認她是你的太太。跟他們說得把我氣都氣到嗓子眼兒上了，我就先走了。……他們是昨天來的，一直奔到克拉斯諾夫旅館。總之一句話吧，你老人家，這一切固然全遂了你

的心願，可我總認為整個這件事情做得毫無意義。……」

「我的朋友，這可並不毫無意義，」姑姑趕忙攔斷他的話。「尼考魯式卡的本性可是純潔的。」阿夫里干·伊里契沒有反對，只一個勁兒用力量搔他頭髮剪得短短の後腦杓。而且娜斯妲西雅的心思也並沒有放在那種煩囂的生活上，所以她同意放棄莫斯科，跟着她丈夫到我這個又窮又老的姑姑這裏來，是個很顯然的道理。我所了解的，可是這個樣子。……我所顧慮的，只有一件，他們住慣了首都，這裏恐怕叫他們覺得沉悶。……不過，我總盡我的力量吧……」

「你又何必盡力呢？我勸你可以不必，」阿夫里干·伊里契喊出來。「你只要把他們餓飽就已經很够了。……」

姑姑垂下眼皮去，臉上通紅。

「不要生我的氣，我的朋友，我們還是為他們盡盡力吧，」她說得柔和可也決斷。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拉過姑姑豐滿而皺皮的手來，舉到他的鬍子刺人的唇上，吻一吻。

「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，你老人家。」

姑姑照例不到天亮就醒了，點上一枝蠟燭，就在屋子裏沒有鋪地毯的地板上，輕輕踱來踱去，這地板，以前一直都彷彿相當結實，不知怎麼今天就嘎嘎的響得聲音很大；她突然停住脚步，生怕自己這樣來回亂跑，會把全家都給吵醒。

她爲填滿等待吃早點的這一段時間，就去揮拂那些古舊神像的金銀色神龕上的灰塵；她從兒童時代就怕看其中那座家庭聖像，這位靈驗的救世主，漆着各種深暗的顏色，瞪着兩隻動也不動的眼睛，立了一個嵌滿珠寶雕着凸花的座框子裏。她又仔細檢查一遍她的文件箱，裏面還保存着她死別親人的遺髮。在她收起一個沉重的骨頭牙籤盒子的時候，她心裏經受着一些痛苦的回憶。她記得在她許多紀念品當中，還有一個老鏡框，可是她始終沒有找到。

所有這些古老的家傳遺物，都向這家裏最小最後的一個人，安娜·米海洛芙娜，用它們淒涼沉默的語言說着話。姑姑對於這些舊東西，最愛的一件，大概就是那把寬大的紅色的臂椅，椅子罩着布套，有一根彈簧已經戳出來。姑姑和她都已死去的九個姊姊，

都是在那把椅子上撫養大的。

「如今考驗的日子可算到了，」安娜·米海洛芙娜往那把椅子上坐下去，心裏想，「我還能有力氣把這兩個夜遊神挽救到正路上來嗎？娜斯妲西雅，她也許容易對付一點——她從前雖然生活在罪過中，可是一經真正跌進情網，愛情就會洗淨她的靈魂。看她拋棄了有錢的追求者，又花盡自己的財產，這就說明她是真正在戀愛了。不過，尼考連卡呢，他可真像一道孤注。他口袋裏連一個小錢都沒有，可還大開其香檳酒。你不信去試試，教他去工作看看。他準會說，我不要工作，我要點虛無飄渺的東西。我總得把他介紹給我們的神父，讓他們兩個人談一談。伊凡神父這個人，道德的影響力極大。我不該遲延，等他們一到，我馬上就把伊凡神父叫來。」

姑姑興奮得坐不安穩，就走出屋子，來到比較涼爽的通道上。

從天花板上鐵環子懸掛下來的那盞油燈，已經燃暗，可是還在點着。她隔着一道半掩的門，聽見阿夫里干·伊里契的鼾聲，響得活像他鼻子裏有一隻大野蜂。姑姑最心愛的那個黑眼睛的瑪舒特卡，正在一個大衣箱子上睡着，膝蓋露在被子外邊，一隻細瘦的胳膊搭落下來。

「看她翻來轉去成了這個樣子，」姑姑耳語着，向她那微黑的臉彎下腰去，把她身上溜下來的補釘被子，給她拉拉直。那個女孩子，長睫毛在頰上射出影子，稚氣的嘴半張着。

「多麼美的一個人啊，求教主照顧你吧。……」姑姑站在那裏默想。突然，一陣恐懼，使她的腿直發軟。「可是不行的，」她一邊想着一邊在通道的黑暗中搖着頭，「我決不能叫你遭遇任何傷害的。……」

樓上，老鼠在麥子裏到處亂跑。她想吃茶。可是天色剛剛發亮。姑姑於是又回到自己的屋裏，點上一枝香煙；她的眼睛緊眨着，一直在苦苦地思索。

艱苦的一天，又已經開始了。派到屋頂上去張望的瑪舒特卡，回來報告說，「什麼人也沒有看見，只有費阿多爾爺爺，把一頭花色的母牛拴在大車後邊。」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進來吃早點，神色疲倦，生着氣。他斜坐在椅子上，啜茶，嘆氣，吸手捲的香煙。

「姐里雅！」他終於喚了一聲。

「姐留什卡到地窖子去了，我親自去吩咐吧。」

「你去吩咐什麼呢？你連要吩咐什麼都還不知道呢，你老人家。」

「馬呀……」姑姑柔和地說。「你累了，我的朋友，你又在咳嗽。我想我親自到火車站去吧。我跟你說實話，出去到新鮮空氣裏走走，對我反倒好呢。我整天坐在這裏，簡直變成地道的家禽了。」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伸出他的下牙床，用他熊似的眼睛，緊緊釘住沉默但不膽怯的姑姑；這時候，這場爭辯正不知道怎樣結束才好，就有一輛馬車，忽然來到房子門前。

大家都匆忙跑到門廊上。阿夫里干·伊里契站在那裏，嘴上啣着一枝香煙，皺起一隻眼睛，兩隻手插在口袋裏；他的背後，四個穿紅上衫沒有戴帽子的女孩子，站着耳語；姑姑的瘦肩膀彷彿怕冷似地打着顫，和藹地微笑着，笑得眼睛成了兩道狹細的裂縫。

尼考魯式卡穿着一件駝毛長大衣，一隻戴着羔皮手套的手扶在車夫的座箱上；笨重地爬出馬車來；像個騎兵似的張着腿急忙走過來，擁抱他的姑母。

娜斯提雅坐在高高一疊靠墊上，她是一個瘦小美麗的女人，臉小而顏色青白，兩隻眼睛像是灰色的玻璃，裏邊永遠帶着一種驚訝的神色。姑姑走到馬車前邊，向那個少婦伸出手去。

「上帝到底可把我們聚到一塊兒了。歡迎回家！」

娜斯提雅匆匆撩起她的衣裳，跳到下邊草地上。

「我們對你們早就認爲絕望了呢，」姑姑說着，帶領這兩個新來的人，進到給他們早就準備好的屋子裏，瑪舒特卡一見生人，嚇得提起兩隻水桶就跑出去了。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在後邊跟着進來。

「我們等待很久了，」他發着粗啞的聲音說，「我們早點等，中飯也等。中飯真不錯，我們都給吃光了。……」

三

尼考魯式卡邁着他那騎兵般的沉重步法，捧着胳膊，聳着肩膀，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假若不是他的兩頰略微有一點胖，又灰又大的眼睛過於詭變的話，他那玫瑰色的臉，飽滿的嘴，和隆起的眉毛，一定是很漂亮的。他的話很多，而且善於詞令。

「我的靈魂是一片荒野，我的生活坎坷而悲慘。我對於我所愛的一個人，一個孤苦而掙扎得厭倦的人，擔負着責任。我們正臨到了毀滅的邊緣，姑姑。你向我們伸出你的

手來。今天，到了這祖先遺留下來的房子裏，我感覺到一股生命力的新鮮洪流。我對於未來有了信心。」

姑姑坐在她的臂椅上，大大感到興奮。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，站在她背後，吸着香煙，把煙噴得像雲霧一樣。……娜斯提恩卡閃躲在床後的暗處。

「姑姑，教教我怎樣生活，教教我怎樣工作吧，那你就把我和這個不幸的女子全救了。」

安娜·米海洛芙娜，拉過尼考魯式卡的手，把他拉到臂椅上，叫他坐在自己的旁邊，停了半天沒有說話。

「尼考來，」她終於說，「你知道土地是什麼嗎？」

尼考魯式卡驚愕得瞪眼看着她，直咬自己的嘴唇。

「一點也不錯吧，你確是不知道。在你的那個城市裏，大概你從來沒有在土地上走過，你是永遠走在石頭上的。尼考魯式卡，你的祖先們，可從來沒有離開過田地。他們即到辛姆畢爾斯克城裏，也是一件大事，每年爲了選舉，或者爲了照料典押或拍賣也不過去上一兩次。……而且他們連想到無聊和懶散，都認爲是可恥的。土地是你的搖籃，你

從土地裏生來，也還應當回到土地裏去……」

尼考魯式卡深深嘆了一口氣，低下頭去。他覺得和姑姑坐在一張椅子裏很不舒服，何況阿夫里干·伊里契又緊挨着他，直在吸味道強烈的煙草。

「你可不必爲咱們的田莊荒蕪而灰心，我們可以把一切都整理好的。這件事正由阿夫里干·伊里契來做，他從來沒有懈怠過，這一點值得叫我們圖列涅沃全家感謝。那麼你可以動手幹一點小一些的工作，也許有點幫助。你可以去捉龍蝦，貯藏起來，送到城裏——那是一筆賺錢的買賣。你或者可以種菌子，這種價錢大的東西。或者養兔子，肉我們可以當菜吃，皮我們可以送到國外，據說俄國兔皮在外國可以撈一把好價錢，人家都拿兔皮泡製成銀鼠皮；我所說的是真話，你說是不是，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？」

「絕對是真話，你老人家。」

「只要你肯，就能找到許多你可以做的事情。再過二十年左右，我們的樹林可就會長起來，我們可也就又站起來啦。動手去工作吧，趕快去做，我的朋友——你不但可以保住這片田產，而且可以把自己磨鍊成人。從前有個梭羅威又夫，是個哲學家，他年輕的時候，正正和你一樣，也是不信上帝的，可是他工作了，於是就發生了信仰……」